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云楼

[美] 理查德·雷纳 著
黛岗 甘荔 译

*The Cloud
Sketcher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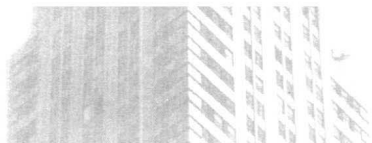
云楼

[美] 理查德·雷纳 著
黛岗 甘荔 译

*The Cloud
Sketch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楼/(美)雷纳(Bayner, R.)著;黛岗,甘荔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译文新流行·情感)

书名原文: The Cloud Sketcher

ISBN 7-5327-3474-9

I. 云... II. ①雷... ②黛... ③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1964号

Richard Rayner

THE CLOUD SKETCHER

Copyright © 2000 by Richard Rayn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09-2003-063号

云 楼

[美]理查德·雷纳 著

黛 岗 甘 荔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392,000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7-5327-3474-9/I·2010

定价: 2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开 篇：1928

那个穿着粗条纹布衣服的男人，脚头轻快地从拐角处冲了出来，一张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非常英俊。乌黑的头发由高高的额头往后披去，两条浓密的眉毛在鼻梁顶端处几乎连成一线了。他微笑着，在黑黝黝的肤色衬映下，他的牙齿像鲨鱼的牙齿一样闪闪发亮。他低垂的左眼皮上有一道深深的浅色疤痕，而且，当他朝艾斯柯走过来时，浑身上下透出的旺盛精力使整个走廊都充斥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头也不回地从旁边昂然闪过，走得那般飞快，但旋风般的身影却依然露出几分叫人疑心他跛行的痕迹。一群跟班紧随其后，个个西装革履，嘴唇上却叼着牙签，双手插在衣袋里；尽管这帮打手有更加明显的暴力倾向，但风头却早被老大出场时的凛凛威风给盖过了。艾斯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那些人走远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连大气也没敢出。

晚上吃饭时，他听四周的乘客都在说，那人就是这艘邮轮上名气最响的乘客，也就是这座装饰得金碧辉煌、活力四射而又热闹过头的宫殿里最最臭名昭著的人物。这个酿私酒的黑帮老大名叫保罗·曼蒂里尼，他的帮派仅在纽约一地就开了八家酿造私酒的厂子，而每一家厂一年下来都能为他净赚一

千万美元。不过,据说曼蒂里尼所认识的华尔街风云人物要远多于他认识的江洋大盗(其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那些紧张、光荣、不受束缚和高速发展的日子里,这两类人通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据说他和纽约市长及十九位美国参议员一直保持称兄道弟的密切关系;有人还说著名作曲家格什温、著名歌唱家卡鲁索和著名律师达罗^①都是同他把盏品酒的密友;还有人说魔术大师霍迪尼去世前几小时还和他在一起;也有人说他曾亲自帮助“幸运的林迪^②”把油箱灌满。另外还有不少传闻,虽然没有这么邪乎,可也绝不容小觑。他因为太爱虚荣,所以在鞋后跟上多加了垫皮,好让自己显得高些;他曾一出手就给了一位记者一万美元,就因为那人在报道中把他称作“百老汇的花花公子”;这条船上仅有四名女按摩师,而其中的两名就必须时刻准备用胡桃油在他平滑而又晒得很漂亮的皮肤上按摩;他无法忍受一个人躺在黑暗里,所以睡觉总要开着灯,身边还得随时有五个心腹伺候,而且每天都要换不同的人,这样,当他的眼睛被平时睡觉一直用的高级黑绸布遮住时,就不必再担心遭人暗杀。

他走路有点跛,很显然,那是有人最后一次行刺他没有得手落下的。事发之后,他和手下把能够抓到的仇家一个个都给收拾了。有个上了点年纪的意大利人,似乎已经证明了自己和儿子与暗杀根本没有丝毫关系,而且苦苦央求只要不杀他们,他们就永远离开纽约再也不回来。可即使这样,曼蒂里尼还是要他们自己决定两人中该饶谁不死,于是父亲为儿子献出了生命,被人一枪打在脑门上,那做儿子的紧跟着也上吊

① 克·西·达罗(1857—1938),美国著名律师,以杰出辩才著称。

② 即查·奥·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驾单引擎飞机由纽约飞至巴黎,首次实现了跨越大西洋的飞行。

自尽了。曼蒂里尼就这样看着他俩死去。可他还是余怒未消,于是又把另一个人从电梯中往机井里推了下去。他还判令一名手下自行打断双腿,仅仅因为那人无意中拆错了一封电报。他这人从来都是喜怒无常,可有一点却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他的冷酷无情。

艾斯柯是一位芬兰建筑师,也曾是一个来自芬兰偏远森林地区的翩翩少年。他的祖国是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抑或就算有所耳闻也很难在地图上找出来的地方。他现年三十八岁,在曼哈顿已颇有一些名气。曼哈顿可是这片新大陆之都,他能在此闯出今天这番天地,靠的可绝不仅仅是才华和技艺,还有足够的忍耐力和勇气,也就是被芬兰人骄傲地称之为 *sisu*^① 的那种品格,那种超越个人忍耐极限的能力。芬兰的男子汉大都坚忍克己,即使酒酣耳热之际,他们也不喜欢多谈自己的感受,而是怎么想就怎么干;要么不喝酒,要喝就痛痛快快地开怀畅饮,然后大张双臂朝你扑来,这时如若不是和你热烈拥抱,那就必定会将一把锋利的“普柯”刀捅进你的肚子。

如今的艾斯柯离这种境界已然有了距离。由于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他连自己身上的普柯刀般的锋利都弄丢了。他知道,美国人总是喜欢高大、喜欢敏捷、喜欢天才,也喜欢标新立异,这一点无论是在他们的语言里,还是在他们的传奇里、建筑中,抑或在那些黑帮群里,均有充分的体现。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喜欢保罗·曼蒂里尼,因为这个人的目光从来不会低垂也不会后顾;因为这个人即使心中无底,也会冷漠地迎着对面射来的远光灯直冲上去;还因为这个人虽然一生都充满了危险,然而却认为危险对他是必不可少的,可以激励其意

① 芬兰语:勇气、坚韧不拔。



志,犹如薪火能使他成为涅槃的凤凰,在熊熊烈焰之中平静地死而复生。

曼蒂里尼这次是度假旅行,但即使是度假,他也弄来了一百箱的酒,都是正宗苏格兰产,每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有八个小箱子,而每个小箱子里则装十二瓶酒。据说,等“法兰西岛”一靠上码头,他的一个手下就会直接把开这些大箱子的钥匙交给某个海关关员,同时还按照每小箱三美元的标准交给他一笔“手续费”。那海关关员自然也就一路绿灯,等曼蒂里尼的卡车第二天前来装货时,他也决不会发任何声音。这批货可以为本地区的某个地方带来七万五千美元的纯利润。单单度个假就能捎带如此收获,也算相当不错了。

在邮轮的餐厅里,曼蒂里尼和手下的人聚坐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他们当中有一个网球教练、一个意大利诗人、一个爵士乐钢琴家、还有他的情人(一个偏爱闪光晚礼服且喜欢手舞足蹈的黑人女歌手)以及各类保镖和副手。他在甲板上悠闲地荡来荡去,总是一副茶色镜,一顶阔边帽,如此便可保护他免受强烈阳光的灼晒。他不停地更换一套套时髦西装,里面再配以灵动潇洒的衬衫。船上所有的门和通道,似乎没有一处他走不通的,可绝大多数乘客却根本就不知道。当船莫名其妙地放慢了速度,在一片汪洋大海中停了下来时,一艘加拿大货轮晃晃悠悠地靠了上来,同时还利用灯光一闪一闪地打起了莫尔斯信号,不用说那是他在做事情了。航行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船上举行传统的化装舞会,他穿起全套意大利农民的衣衫,以清亮而又优美得让人艳羡的男高音唱起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和玛斯卡尼的《乡村骑士》中的咏叹调。他的表演赢得头等舱其他旅客的热烈喝彩。大家都承认,在整个的航程中,这艘邮轮其实完全就是由曼蒂里尼说了

算的世界。

曼蒂里尼神秘而又招眼的种种表现,使得艾斯柯更加急切地想要马上回到纽约去。在这个九月里的上午,天气异常炎热,他们的船穿过纳罗斯海峡,驶过桑迪胡克半岛,进入一片宽阔、混浊而流动滞缓的港口水域。艾斯柯立即就想到了上一年的夏天,纽约家家户户的人们都跑到阳台上去乘凉;由于挤满了在露天里睡觉的人们,中央公园的空气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整座纽约城都好像给太阳烤化了,就跟他手心里握着的冰块儿一样,还没指望它能稍稍让人凉快一下呢,就已经消失得踪影全无了;凝滞的闷热非但没有丝毫减退,反而被一百万台旋转的电扇所发出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喧嚣声给缠住了。在那个炼狱般的苦夏,艾斯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工作,一波高过一波的热浪从街道两旁涌来,不仅没有减低,反而更刺激了他的干劲和注意力。然而,此刻当他们的邮轮在慢吞吞的拖船和消防艇的簇拥下,恰似一座横亘于海面的摩天大厦缓缓地推开那厚重的空气时,他的心被震慑住了。一时间,艾斯柯突发奇想,恍然觉得脚下这艘巨轮眼看就要冲上陆地,跻身于曼哈顿闹市区的云雾里若隐若现的那片摩天楼森林之中,而那些有着巨石基架、钢铁龙骨以及玻璃幕墙的建筑,座座都是那般伟岸而又浪漫,此刻竟在他的眼前舞蹈起来:沃尔华斯大厦移步向东,胜家大厦闪身往南,其它所有的高楼也都开始踏着节拍,在令亿万富翁们眼花缭乱的风景华尔兹舞曲中不停地变换自己的位置。随着邮轮小心翼翼地沿哈得孙河逆流而上,两岸的摩天楼几乎就要与它亲吻和牵手了。

无论何时,踏进纽约的那一刻,从来就是这么美好,这让他在好一阵竟将一切的烦恼都抛诸脑后。孩提时代他是在冰



天雪地的湖区长大的，而今天，这片密集的以钢铁和花岗石构成的恢宏世界已经成为他自己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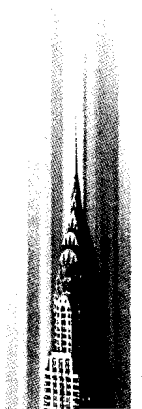
建筑永远不会说谎。建筑总是亘古不变地表达着自己赖以产生的时代，以及建造了它的那些人们的特质。艾斯柯明白，建筑是充满骚动和浮华的事业，一个时代和一座城市的建筑似乎从来不曾停下前进的脚步，而任何建筑也都从来不会“走得太远”。今天令人艳羡的城市建筑背衬天空的轮廓线，一年之后或许就截然不同了。二十世纪初，当纽约刚刚建起一座三十层高的大厦时，芝加哥会紧随其后造一座四十层的；而现在，要是在纽约出现了一座六十层的大厦，那么就在这大厦的街对面马上就会再建起一幢七十层高的。这是一个永无止境地追求无限可能性的时代。为什么不造一百层呢？造它一百五十层又如何？就跟牛气冲天的股市一样，人们对于“到底能造多高？”这个问题的回答，天天都在飙升。对我们这位建筑师而言，这些建筑全都代表了让人目不暇接、充满风险抑或英雄气概的那个时代。艾斯柯此刻想象自己身处曼哈顿城区林立的高楼“峡谷”之中，天光在深邃的阴影里弯来折去。他一身西装革履，无所顾忌地留着光头，昂首阔步，俨然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一个闯荡这片辉煌新大陆的人，一个充满着芬兰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天赋灵气、多才多艺而又温文尔雅的人，一个成功地战胜了自认命运不济这种观念的人。自卑是一种既浪漫又愚蠢，或许还带点追求自我完善意味的情愫，而这种情愫一如钉入树心的钢钉般深深地扎在他的躯体里。

这艘巨大的邮轮根本没有驶上陆地，也绝不可能倒竖起来，为华尔街平添一道“法兰西航运公司”的别样风采。其实从建筑学上讲，倒是艾斯柯所掌握的几种建筑构图才更能让人耳目一新；就这样，拖轮依旧忙乎着，将巨轮引导到人头攒

动的码头靠岸。

艾斯柯身体的前后左右都挤满了拼命往船舷上靠的人们，他们朝码头上前来迎接的亲人一边大呼小叫、一边频频招手；另外一些人中有的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有些则显得焦躁不安；殷勤的搬运夫争先恐后地从下面奔上船来，手拎肩扛起缀满行李牌的大小各色皮箱和行李。突然，这一派热闹非凡的场景被推向了高潮，只见下面的码头上，一名纽约的警长正奋力地拨开人群，朝邮轮这边走来，那是个看上去颇有胆量的中年男子。他开始透过喊话筒，用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大声喊起来，命令所有的人往两边靠，紧随其后开来的是一队身穿制服的警察。

艾斯柯瞥了保罗·曼蒂里尼一眼，只见他孤零零地、脸上挂着轻蔑的神色待在甲板的远处，似乎连他的同党们也摒弃了他。“他们到底逮住他啦，”艾斯柯身旁有个声音说道，那位也是头等舱的乘客。艾斯柯却摇了摇头，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他这种超凡脱俗的世外蝴蝶形象，似乎已在炎夏的高温中融化殆尽了。那个腆着啤酒肚的警长，还有他那一队同袍，他们苦苦等待的可绝不是曼蒂里尼。他们等的就是他，而且已经等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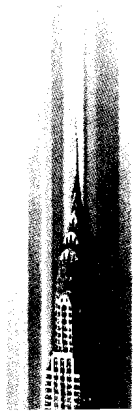
第一部

神 话





我们的故事是从那条关于电梯的新闻开始的。一九〇一年，在艾斯柯从小生长的家乡——那个恰好位于北极圈和首都赫尔辛基两者之间的芬兰小村庄，电梯还是一种谁也不知道、谁也没听说过，甚至谁也没梦到过的玩艺儿。那时候，正逢新世纪之初，小山村几乎还没有被外面的摩登世界所触及，也尚未被崭新的未来所惠及，而正是这种未来会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将延续了数百年而没有任何变化的生活方式一举摒除。一九〇一年，艾斯柯十一岁，当时村里虽然没有铁路经过，但却拥有唯一一部电话机，它被人们像皇冠一般端放在牧师住宅书房里狭窄的橡木神龛上。方圆五十英里之内，这所住宅是唯一拥有电器的建筑。在漫无尽头、千里冰封的冬季，军阵般的云杉树和松树被积雪压得吱嘎作响，一条布满深深车辙印的狭窄小路穿行在这片树林之中，蜿蜒地伸向一个名叫普亚迦威的小村庄。小路从一家小杂货店门前经过，店里散发出皮革、粗麻布以及发了霉的烂土豆的气味。曲曲弯弯的小路把村外四片分散的墓地串连起来，每当圣诞节时，这些墓地便会被成千上万盏冰灯照亮，而那一盏盏冰灯就是一个个个亡灵的灯塔，在北方的黑夜里执拗地闪烁着。但是小路却



没有把稀稀落落散布于森林中的农庄连接起来。森林非常茂密,而且处于原始状态,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示。所以,若是陌生人想从一个农庄走到另一个农庄,就只好请当地人作向导。这一带还有一个长达二十英里的湖泊,一年中有八个月都是封冻的,也只有当地人才能在茫茫林海中找到它。这里有熊、有狼,还有深山里那种散发着温热气息的巨大蚁丘,穿着靴子一脚踏上去,立刻就会陷到大腿根儿。这里是贫穷、饥饿和自杀频繁发生之地,大多数人对粮食缺乏而只能吃松树皮粉做的面包记忆犹新。除此之外,人们再无别的抱怨,其实他们根本就连话都懒得跟别人说,但是当伏特加酒把嗓子眼儿烧得火辣辣的时候,那就又当别论了。人在这里老得快,村民们个个目光疲惫,面色憔悴。这里的土地所有制和冬季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两大严酷的现实。就算你有一块地,那也派不上任何用场,因为天可怜见,这地里什么也种不成,更何况那地或许还根本就不是你的呢!对外面世界的历史演进和大小事件,村民们根本就不会操那份闲心。他们世故、死硬而又油滑,是一帮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面对机遇或被描绘得非常美好的理想时,也只会摇摇头憨笑的宿命论者。所以,这一带被认为是傻瓜和危险分子之乡。艾斯柯的父亲蒂莫·华纳南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们公认的危险分子。

这个严酷的地方,既有像蒂莫这样头脑发热的人,也有气势不凡的一座建筑。远远望去,那古老的木结构教堂好像有一对尖塔,双双漆成褐石红,其中一座倚在另一座的肩上,俨然父子一般。再走近些,方才发现其实那两座塔分别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建筑。一个就是教堂本身,它的平面结构中各有二十四个转角,整体呈十字架型,高高耸立的圆顶很陡,外形酷似一只洋葱头;旁边则是一座钟楼,奇怪的是它竟然比教

堂还要高些,也更细长、更漂亮些,楼顶用木瓦盖成了斜坡状,针状的尖顶从钟楼上直插天穹。在往昔的岁月里,艾斯柯和小伙伴就是从楼梯或木梯爬到钟楼顶上去的。他们在纵横交错的绳子以及大钟小钟之间玩捉迷藏;有时他和母亲一起来,一同站在那儿欣赏午夜的太阳,看着它朝湖面落下去,紧接着却又奇迹般地一下子升了上来。到了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艾斯柯的生活出现了转机,他再也没去过钟楼。他终于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然而这变化似乎对他不利,仿佛在警告他,千万不要漂泊,千万不要远游。

在那个六月的晚上,一家人吃完晚饭,艾斯柯忙着擦桌子洗盘子,一边忙一边心急火燎地巴望能快点干完活儿,趁父亲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就逃得远远的。可哪有那么好运,蒂莫为人十分机敏,也很固执,他早就盯牢艾斯柯了。他把一本棕色封面上镶着小鹅卵石的书放在桌上,接着再摆上一个玻璃杯,然后拿出一瓶荷兰产的杜松子酒,砰地拔去瓶塞儿,顺手搁在酒杯边上。蒂莫轻轻地推了推酒杯,往里面斟了些酒,接着—抬瓶口将余酒缩了回去,接着又接连倒了两口,同时命令艾斯柯坐下。“现在上课,”他说。

蒂莫·华纳南的使命就是要教会艾斯柯所有该学的东西。在村办学校里,蒂莫是仅有的两名教师之一,不过学校里的情况可不像现在这么糟。至少,在学校里读书还不至于挨耳光。人多总是安全的,当艾斯柯被其他孩子包围着的时候,他就把头埋在书本里,摆出一副样子,好像他正在努力研习几何定理、代数和三角函数,还有芬兰历史上的成败荣辱,以及瑞典语、芬兰语和根据现行法律必修的俄语的微妙艰深,此外还有那犹如挽歌般的芬兰民族史诗《卡雷瓦拉》。《卡雷瓦拉》里的瓦依纳莫依南是个诗人,也是个巫师,是他通过歌唱的力

量创造了世界,打败了敌人;《卡雷瓦拉》里的另一个人物是美丽的少女爱诺,不过是她离弃了瓦依纳莫依南;莱明凯南则是这部史诗中的骗子、绑匪和阴谋家;诗中还描写了命运多舛而又悲惨的库勒沃。艾斯柯读着《卡雷瓦拉》,发现其中所描绘的世界和他了解的世界是多么的相似。一九〇一年,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芬兰境内起义和暴动风起云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人认为这部史诗其实就是对芬兰历史时代文学化的真实描述。这种观点深深地打动了艾斯柯,却使蒂莫深感惊骇,他宁愿自己的历史能稍稍带点别的色彩。

到了晚上,既然已经放学,在自己家中也就没有理由再像学校里那样要为人师表。蒂莫彻底放松了,而且火气特别大。有时,他会闷声不响地凝视艾斯柯好几分钟,生怕他弄出个错误答案来。有时,他也会冷不丁地跳起来背诵诗句,当然,吟诵的并不是史诗《卡雷瓦拉》,而是一位名叫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人所写的革命诗篇。还有的时候,当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酒瓶中的杜松子酒也喝得一滴不剩时,沉默及醉酒后的绝望便悄悄地钻进家里来。艾斯柯双手垫在大腿下面坐在那里,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仿佛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剝了出来,让熊熊燃烧的怒火席卷而去。他还记得过去父亲开朗活泼、有趣好玩的那些日子,而现在只有在上课或做报告的时候,他才有精神,兴奋异常地向人们阐述说,社会主义者,也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够团结一致,为把芬兰从戴着皇冠的大黑羊^①沙皇尼古拉二世手中解放出来而奋斗。

“咱们就从昨晚结束的地方继续吧,”蒂莫说。他人很高,

^① 原文 black sheep 有“败类、害群之马”的意思。